

第三名

黃淑萍

掠賊

得獎感言

向望囡仔會曉講台語，才硬共台語練轉來。

向望共囡仔講的話記落來，才雄雄發覺這個世界原來有台文。

真濟人講，囡仔會曉講台語，是因為爸母的台語好。阮兜煞是：因為查某团開始講台語，伊的阿母的台語才愈來愈好（對無輾轉變輾轉，對台文的青盲牛到會當提著文學獎）。

多謝我彼个願意佱我講台語的查某团

多謝我的阿爸阿母佱我講台語

多謝我佇天頂的阿媽佱阿公（假使我會當較早知影有台文，就會當共你講的話，用你一世人用的語言記落來，閣講予你聽，按呢毋知影有佢好）



掠賊

天拄貓霧仔光，雞仔嘛猶未啼，規个庄頭親像灶頂猶未滾的茶遐爾恬，猶閣咧睏。

阿月仔驚惶的聲音煞像茶滾的聲，硬共這個恬靜的早起掀開，「啊！你是siáng？」

無人應阿月仔。干焦聽著飯廳彼个後門予人雄雄拍開閣關起來的「kī-kuàinn」聲。

幾十年來，彼个門攏這號聲，這兩冬聲音愈來愈大，毋過逐家若攏聽慣勢矣，嘛袂想欲修理。

「你莫走！你哪做你走？」阿月仔閣喝。

阿義仔對頭前門入飯廳，看著阿月仔當拍開飯廳的後門，看向厝後。

「大嫂！是按怎--nih？」阿義仔問。

阿月仔聽著阿義仔的聲，越頭應講，「我看著一个影，我共喝，伊煞走出去。」

阿義仔行過去，阿月仔隨閃身，退到飯廳裡。阿義仔拍開彼个門，看向厝後，毋過，天才微微仔光，厝後嘛看袂出有啥物無仝的所在。

阿義仔規氣行出門，沿厝壁行到厝後。厝後除了個阿母種的三櫟a-bú-khòo-lah¹，嘛無看著啥，閣看對牆仔外去，規條路恬tshinn-tshinn，連厝邊飼的彼隻天猶未光，就起來賴賴趁的土狗仔嘛猶未出來。

阿義仔行倒轉來飯廳，阿珠仔才對西邊間的門出來。

「二兄！你哪會七早八早去厝後？」阿珠仔問。

「你無聽著大嫂的聲--nih？」

「無啊！」阿珠仔應。

「敢有看著啥物人？」阿月仔問。

「無！」

「敢無？」阿月仔目頭憂憂，「敢講是我目睺花花看毋著去？」

「是按怎--nih？」阿珠仔才發覺若像有啥物伊毋知的代誌發生。

「大嫂講有人影入厝內。」阿義仔講。

「我頭拄仔欲去灶跤攢早頓，經過飯廳，煞看著一个影佇阿母的房間門口閃過……毋過，厝內暗暗，這馬想起來，我嘛無遐爾仔確定……彼个影……敢真正是我看毋著？」

「阿母的房間？」阿珠仔隨講，「敢會是阿母轉來矣？」

「你是咧講啥？雖罔今仔日是頭七，猶毋過這馬是透早，阿母若是轉來，嘛會佇下昏。」阿義仔講。

阿珠仔當然嘛知影阿義仔講的，毋過伊袂堪得阿義仔共歹聲嗽，規氣行去共個阿母的房間門拍開，那講：「袂曉入來看覓就知。」

想袂到門一開，逐家攏驚一越——房間內亂糟糟，物件予人掖甲規四界。

「阿母的房間哪會變按呢？」阿月仔講。

阿義仔隨入房間，毋過伊干焦要意彼个桌櫃，特別是第一个屨仔。

彼屨當然嘛予人反過矣，阿義仔隨共手伸入去桌櫃內底，對內底掣出一个細細的盒仔。

「好佳哉！暗屨猶閣佇咧。」阿珠仔講。

阿義仔連鞭共盒仔拍開，內底煞空空，啥物物件都無……

「阿母的金仔……」阿珠仔隨喝講。

「報警！」阿義仔喝。

。 。 。

靈堂面頂的是拄過往的招弟仔，伊攏總生三个囡仔，大漢後生——阿忠仔幾若年前就過身矣，第二後生是阿義仔，上細漢的是查某囡——阿珠仔。

這塊厝地干焦躑招弟仔和阿忠仔的某——阿月仔兩個人。阿義仔娶某、阿珠仔嫁出去了後就無躑遮矣。

厝地袂細，庄跤所在的大厝²，攏有一个埕斗，往時是曝粟仔的所在，這馬靈堂就設佇遮。

半點鐘了後，旺仔就來矣。彼時天嘛已經光矣。

旺仔是三不五時就會來這個庄頭行踏的警察，庄仔內的人，伊攏熟似，伊躑的彼个派出所佇隔壁庄，就算透早無啥物人車，嘛是愛開一寡仔時間才會到。

伊先去招弟仔的靈堂前祭拜，才綴阿義仔個三个人去著賊偷的房間，繼落來才閣對阿月仔看著彼个人影走的所在，沿飯廳後門出去，行到厝後看賊仔敢有留落來啥物線索。

大厝毋但厝闊，門嘛足濟个，頭前門後壁門加加咧上無嘛有八个，若是閣算房間門，就不止十二个矣。旺仔蓋頂真，對每一個後壁門迴到頭前，閣對另外一个頭前門，迴對另外一个後壁門到厝後。來來回回，行咧幾若逝。

「厝大間，門嘛足濟。」旺仔那講那佇紙頂畫厝的方位恰出入口。

「阮囡仔時，恰阮阿兄個佇厝內就會當要覘相揣矣。阮阿母定定叫阮莫佇厝內從來從去。」阿珠仔講。

旺仔頓頭。落尾，伊佇厝後看頭看尾，看內看外，煞干焦吐大氣，啥物話攏無閣講。

阿義仔綴佇邊仔，煩惱甲伊目尾彼粒紅痣若像閣紅起來矣，伊急咧問，「有啥物線索無？」

旺仔無應，伊這陣才看著本成綴佇尻川後的阿月仔倚佇a-bú-khòo-lah的樹跤，擰頭若像咧揣啥。

「嫂仔，是按怎--nih？」旺仔問阿月仔。

阿月仔才講，「我會記得阿母過身進前才算過，這三機a-bú-khòo-lah今年生了袂襍，上無嘛有百外粒。我這馬算煞賭無幾粒……」

「賊仔有金仔通偷就好矣，siáng欲偷a-bú-khòo-lah。」阿珠仔講。

「a-bú-khòo-lah這陣當好價，庄裡這站仔不時嘛聽著a-bú-khòo-lah予人偷去。」旺仔講。

阿義仔聽旺仔按呢講，氣甲頓牆仔，大聲講：「這馬是按怎……人講『爸母送上山，家伙在人搬』……阮阿母猶未送出去--neh，就予人按呢……侵門踏戶，敢袂傷欺負人！」

「阿義仔你莫按呢！姆仔今仔過身幾工niâ，我知影恁心情一定無好。」

「若是一睷仔就會當偷遐爾濟的a-bú-khòo-lah，一定有駛車來鬥載。」阿珠仔講：「按呢是毋是會當調電眼來看。」

聽起來是誠合理的建議，旺仔煞有淡薄仔為難，「這條路出去有一粒電眼，毋過已經歹去足久矣。」

「我有聽阿母講，這站仔阿土伯、水雞孺個遐嘛是一下昏，規个園的a-bú-khòo-lah攏予人收了了。落尾嘛是掠袂著賊仔。」阿月仔講。

「這傷識矣。阿土伯彼塊地上無嘛有三分，賊仔一定愛駛貨車來載，敢講個彼片的電眼嘛歹去？」阿義仔講。

「庄跤所在，毋是每一條路攏會裝電眼，何況是產業道路。」旺仔講。

「若像你按呢講，a-bú-khòo-lah遐爾大的物件都揣袂轉來矣，阮兜的金仔敢揣會轉來？」

「阮會盡量--lah！」旺仔講。

「你是咧講啥貨？警察仔本成就是愛掠賊仔，啥物叫盡量……」阿義仔氣甲規个面攏變紅的，予伊目尾彼粒紅痣看起來閣愈紅矣。

阿月仔趕緊擋佇阿義仔的頭前，好禮仔共旺仔講：「阮干焦會當拜託恁鬥相共--lah。無論是金仔抑是a-bú-khòo-lah，阮攏想欲揣轉來。」

「嫂仔，我知影恁的意思啦！我才閣轉去佻派出所的同事參詳。」旺仔越頭欲走進前，煞閣像有話毋知欲按怎講，「毋過……」

「毋過啥？」阿義仔問。

「按呢講是較歹勢啦！毋過，彼種暗厝，賊仔應該是摸無。會知影遐有暗厝，閣知影掣出來的方法，應該是本成就知影的人。」

「你是講，可能是厝內的人？」阿月仔問。

「一般來講是按呢啦！抑是恁閣想看覓咧，敢會是有人掣出來，袂記得回轉去。」旺仔講的話誠客氣，講了伊就走矣。

「旺仔，我送你啦！」阿月仔綴出去，那閣講，「歹勢，予你走這逝，才閣拜託恁，若有消息才共阮通知。多謝你啦。」

。 。 。

阿月仔送旺仔走了後，就入去灶竈攢早頓。掠賊雖罔重要，一日兩頓的拜飯嘛袂當予伊有啥物失覺察。白飯早就煮好矣，伊閣炒兩項仔菜，對飯坵添一碗飯，就送去靈堂，阿義仔才點香來拜。招弟仔過身了後，逐工早暗著愛拜飯，庄竈所在無方便買便的，攏是阿月仔咧款。

阿義仔入來飯廳的時，阿月仔拄添好三碗飯，阿珠仔當咧開罐頭麵麵，飯桌頂嘛是罔彼兩項阿月仔炒的菜。

「食飯啦！」阿月仔那講那共添好的飯徙到阿義仔佻阿珠仔的面頭前。
阿義仔煞對阿珠仔講：「加菜--neh乎？」

「厝裡這馬干焦種這兩項菜，逐工食原仔食甲會厭瘡啦！」阿月仔講，
「我等一下去菜市仔買一寡菜，中晝就會當換食別項。」

阿義仔煞講：「我看是毋知佇佻位趁大錢啦！」

「二兄，我只是開一罐麵麵欲予逐家配飯，你講遮的是啥物意思？」阿珠仔面色變矣。「阿母的金仔拍無去矣，我佻你仝款受氣……」

「我知影我這馬足受氣，啊你敢有？」

「恁兄妹仔莫按呢！阿母今仔過身幾工niâ，伊若看恁按呢一定足艱苦。」

「大嫂，你毋免做公親。伊家已有做啥無做啥，伊家已知影。」

「我是有做啥？」阿珠仔的目睷瞪甲足大蕊，「大嫂，這馬毋是我欲佻二兄冤家，你聽伊講的話，若像咧懷疑我是賊仔仝款。」

「頭拄仔旺仔講矣，彼款暗厝，哪有遐爾仔簡單就予賊仔揣著，除非賊仔就是厝內的人。」阿義仔一點仔嘛無帶念兄妹仔的感情，心肝內想著啥就講啥。

「阿義仔，你莫閣講矣，閣講就拍歹感情矣。」阿月仔擋佇個兄妹仔的中央苦勸。「敢會是恁記毋著去？阿母在生的時，我毋捌聽過伊有啥物金仔。」

阿義仔才無咧管阿月仔講啥，伊繼續講，「阿珠仔是啥物款人，逐家攏知知咧。」

「抑無我是啥物款人？」

「庄仔內的人毋知，我做你的二兄的人，我會毋知？你愛錢、你虛華，無錢假好額人款……」

「Siáng……siáng講……siáng講我無錢……」

「你有錢？按呢你講，明志仔人佇佗？」阿義仔本底就看伊這個小妹無，伊繼續講：「阿母過身幾工矣，伊做罔婿的人是半子--neh，敢有行甲到？無，一擺就無，因為伊這馬欠人錢，欠甲咧走路，伊根本毋敢轉來。」

阿義仔愈講愈受氣，目尾的紅痣閣愈紅矣。「這改是第幾改矣？你莫想講我攏毋知，自從你嫁了後，阿母已經替恁還偌濟錢去矣，佗一改毋是你轉來吼，吼你無錢，叫阿母愛共你鬥相共。」

阿珠仔氣阿義仔無顧兄妹仔的情份，嘛氣家己的狀況就親像阿義仔講的按呢，煞予伊毋知欲按怎應。

「當當時我就叫你莫嫁，你硬欲嫁，好！我尊重你的決定，你欲嫁就予你嫁，毋過，恁兩個攏無錢--neh，你煞閣要求愛有一个偌奢颺的婚禮。」

阿月仔會記得彼冬阿珠仔欲嫁，阿忠仔猶閣佇咧。

烏頭仔車ui厝門口排甲對溪邊去，無二十台嘛有十六台，阿母規日笑甲會當看著嚟空矣。

庄裡的人攏來鬥鬧熱，一直呵咾阿珠仔人婿閣好命，嫁甲遐爾好。

招弟仔嘛無失人的禮，予阿珠仔的嫁粧袂少，予人會比並得。

當好命婆牽阿珠仔行出房間門，阿忠仔看個小妹規身軀掛的袂鍊、手指、手環，伊閣共阿月仔會失禮，「我對你誠歹勢。當初時予你的婚禮嘛無阿珠仔一半奢颺。佳哉丈姆恰你攏無棄嫌我。」

阿月仔哪會棄嫌阿忠仔咧，雖罔阿忠仔無錢，結婚的時，干焦予伊一跤細細的手指，毋過，阿忠仔是伊這世人拄著的，對伊上好的人。個翁仔某毋是啥物好額人，毋過個兩個人互相敬重，互相扶持，就算阿忠仔干焦三十歲就出車禍過身去矣，阿月仔到今嘛袂後悔嫁伊。

逐改想著阿忠仔，阿月仔就會去摸伊手裡彼跤阿忠仔送伊的手指。

是阿義仔的聲才閣予阿月仔回神。

「庄裡的人攏當做你嫁好額人。干焦厝內的人才知，彼攏是阿母咧共你做面子。」阿義仔愈講愈受氣，「彼兩工仔你講的，『這馬金仔當好價，遮的金仔上無嘛價值咧二、三十萬』。你這馬變這齣，拄好予你規个揸揸去，毋免分……」

阿珠仔予阿義仔講甲遐爾仔歹聽，見笑轉受氣，規氣嘛共家己的心內話坯坯出來，「按呢你咧？你干焦會曉講我無錢，敢講你有錢？」

阿義仔無應，阿珠仔繼續講，「你講明志仔無轉來，按呢我問你，二嫂敢有行甲到？」

「恁二嫂伊……」

「阿母過身幾工矣？伊hām轉來拈一下仔香都無。你當做阮攏毋知喔！伊氣阿母在生的時陣傷寵倖你，你毋才會一直去外口佻人烏白來。」

「你……你烏白講啥……」

「佗一擺毋是阿母提錢出來處理？佗一擺毋是阿母去拜託二嫂莫佻你離緣？這改講是猶未十八歲的查某囡仔是無？聽講人的爸母欲告你……」

阿義仔目尾彼粒紅痣閣愈紅矣。

彼粒紅痣--ah……論真來講，阿月仔一直想欲當做無看著，毋過愈按呢想，彼粒痣就愈鑿目。

阿月仔當然會記得彼粒紅痣是何時變甲遐爾仔鑿目的。

彼冬阿月仔tānn嫁來無佸久，阿義仔佻阿珠仔攏猶未嫁娶，逐家閣攏躡佇厝裡。

彼工誠翕熱，阿月仔對厝外轉來，規身軀汗，想欲去浴間仔洗身軀。

浴間仔起佇大厝的外口片。阿月仔共衫仔褲款款咧就對浴間仔行去，彼時阿義仔拄好對外口轉來，看著阿月仔閣好喙共叫，「大嫂！」

阿月仔共頤一下仔頭，才越頭去浴間仔。

浴間仔的彼个窗仔門細細个，煞毋知影是何時開一个縫。阿月仔身軀洗好，歪頭煞看著彼个縫有一蕊目睷當咧看伊。

伊驚一趔，「啊！」一聲叫出來。

伊趕緊挈浴巾掩咧，衫仔褲猶袂赴穿好勢，就那開門走出來，那喝，「是siáng佇遐？」

外口干焦招弟仔倚佇遐，伊對阿月仔講，「哎喲喂啊！你是咧按怎？哪會喝甲遐爾大聲？啊衫仔哪會穿按呢，鈕仔閣猶未鈕予好就走出來。袂看--tsit。」

「阿母，你敢有看著啥物人……伊……」

「哪有啥物人！我一直攏佇遮，干焦看你衫仔猶未穿好就走出來。」招弟仔那講那揀阿月仔轉去浴間仔，「衫仔去穿予好。」

「毋過……頭拄仔……我……」阿月仔想欲解說家已拄著的代誌，才想起彼蕊目矙的目尾，彼粒紅痣佇伊的記持內看現現。

看著招弟仔遐爾堅持揀家已轉去浴間仔，閣遐爾堅持伊啥物人攏無看著。彼時，阿月仔就了解矣——毋是招弟仔啥物人攏無看著，是伊毋願予阿月仔知影伊看著的是啥物人。

阿月仔無閣講啥，對浴間仔閣出來了後，共招弟仔講伊無啥爽快，招弟仔就隨叫伊去歇睏。

彼工的暗頓是招弟仔攢的，一直到阿忠仔轉來，阿月仔攏家已佇房間內無出去。

「阿母講你暗頓無食。是佗位咧無爽快？敢欲我肏你去予醫生看？」

聽著阿忠仔的話，阿月仔這聲才吼出來。

「阿忠仔，你會相信我講的話著無？我下晡洗身軀……有一个人……伊……伊佇窗仔門彼片……我看著伊的目矙矣……伊的目尾……」

阿月仔才講到遮，阿忠仔就若像啥物攏知矣。伊共阿月仔攬牢咧，那搭阿月仔的尻脊骹那講，「免驚。無代誌矣。」

繼落來的幾若工，嘛毋知是阿月仔咧閃阿義仔，抑是阿忠仔有去恰阿義仔講啥，阿月仔攏無看著阿義仔。

閣看著阿義仔的時，伊的面閣有烏青猶未完全散去。

彼件代誌發生了後，對隔工開始，阿月仔洗身軀的時，阿忠仔就會佇浴間仔外口等伊。一直到半年後，阿義仔結婚搬出去。

落尾阿月仔才知，平常時看阿義仔人範嘛袂稔，𠵿轉來的查某朋友一个換過一个，煞定定攏是一寡不答不𠵿的人。偷看人洗身軀，嘛毋是頭一擺矣。

阿美仔是隔壁庄的人介紹的，人嬈嬈仔閣真乖巧，招弟仔一看就恰意，嬈查某囡仔佇面頭前，阿義仔哪有可能毋愛。招弟仔隨叫人去講親，向望伊這個後生，結婚了後會當較有責任咧。

毋過，阿義仔結婚了後，照常過伊的生活，只要人嬈，伊嘛毋管彼是人的某，抑是迫迫囡仔的娣仔，伊攏倚去khap……逐擺攏是招弟仔提錢出來處理，若無人毋放伊煞。

按呢一層閣過一層，像阿美仔遐爾乖巧的人嘛擋袂牢，這擺毋管招弟仔閣按怎苦勸，伊嘛決心欲離緣。

阿月仔到今閣會記得招弟仔彼工轉來到厝，hām咻一喙茶都會吐大氣。

飯廳內，兄妹仔兩個人猶閣咧歹面相看。

「你有喺講我，敢有喺講你家己？」阿珠仔閣繼續講，「人講『甘願擔蔥賣菜，毋願恰人公家翁婿』，二嫂原諒你遮濟改，你這改煞揣遐爾幼齒的，這改伊心肝掠坦橫欲恰你離緣矣啦，阿母去求嘛無路用。這改人的爸母要求無一百萬就攏免講，你有錢你提出來啊，是按怎閣轉來揣阿母提錢？」

「你看我死死，我看你霧霧啦！共阿母討錢的，敢干焦我？」阿義仔大聲回，「明志仔彼个人，講著全頭路，做著無半步。阿母幫恁還過偌濟債務矣，你敢算會了？」

「明志仔是勇勇馬縛佇將軍柱，只要閣予伊機會……」

「逐家攏知知咧，是你家己毋願承認。」阿義仔話頭一轉，繼續講，「你嘛莫閣講遐的五四三，你講，你透早是按怎大嫂喝甲遐爾大聲矣，你無隨出來？」

「我毋是講過矣，我佇房間內無聽著。」

「是無聽著，抑是當對厝後入來才袂赴出來？你房間的後壁門嘛有過去厝後。」

「你這馬是咧講我是賊仔？」

「敢毋是？」阿義仔一點仔就無咧客氣。

「按呢你咧？遐的金仔你是毋是拍算欲規碗捧捧去？」阿珠仔嘛無認輸，「我頭拄仔問過大嫂矣，伊講伊喝的時，你嘛無隨過來。你是咧無閒啥？抑是當對厝後走對埕尾過來？」

「恁攏知影，我下昏咧守靈，睏佇靈堂前的麗椅，我……」

「Siáng會當做證？你莫共我講阿母攏有看著……」

「恁攏好矣！莫閣講矣！」阿月仔雄雄大聲喝出來，共個兄姝仔驚一趔。「阿母閣倒佇廳裡，猶未出去。恁講啥，伊攏聽會著。」

「我是毋知影阿母有啥物金仔，會當予恁兄姝仔冤甲按呢，毋過，我知影，阿母這馬一定足艱苦。」

看個兄妹仔原在氣怏怏，阿月仔規氣去摸阿珠仔的手，做前行去阿珠仔的房間，那行那講，「阿珠仔講伊無提，按呢我這馬來揣，阿義仔，你綴來看。」

阿月仔共阿珠仔的行李攞看過矣，就是幾領替換的衫，哪有啥物金仔。

「好！這馬換去阿義仔的房間揣。」阿月仔摸阿珠仔的手闖去阿義仔的房間，這改，伊叫阿珠仔去掀阿義仔的行李。

阿珠仔掀來掀去嘛是幾領替換的衫，伊講，「無的確是予伊藏起來矣！」

阿月仔隨講，「準若是恁兩個提去，透早到今，無人有時共金仔藏起來。所以賊仔一定毋是恁。物件已經無去矣，毋通共兄妹仔的感情嘛拍無去。咱愛相信旺仔，相信警察仔一定會掠著賊仔。」

。 。 。

該做的法事照常做，阿義仔、阿珠仔、阿月仔，該吼的時陣吼，該拜的時陣拜。這段時間，毋管無閒抑是有閒，阿義仔佻阿珠仔無闖冤家矣，毋過，嘛攞無相講話矣。

招弟仔過身的第十工，就送出去矣。逐家攞講伊這世人圓滿矣。

告別式彼工，旺仔撥工來拈香，伊無共阿月仔講啥，毋過，阿月仔有看著阿義仔佻阿珠仔攞有去揣旺仔講話，講了後的面腔攞無佻好。

葬儀社的人共靈堂的佈置攞拆了矣。厝裡恢復到原本的模樣，干焦佇祖先的牌位頭前閣加一塊招弟仔的神主牌仔，個講招弟仔對年了後，才會佻祖先kap爐。

厝邊佻親情朋友離開了後，阿義仔佻阿珠仔嘛揸家己的行李欲走矣。

「我有一寡代誌欲共佻講。」阿月仔講。

看個的跛步攞停落來矣，阿月仔才閣講，「我會去揣蹠的所在，若揣著，我就欲搬出去矣。」

「蹠蹠好好，是按怎欲搬？」阿珠仔問。

「我一个人蹠蹠，傷大間矣。」阿月仔講，「閣再講，這塊厝地早就賣予美滿姨，佻嘛攞知。」

彼時，阿義仔佻阿珠仔前跛綴後跛轉來咧共招弟仔討錢，叫招弟仔做人老母的袂當見死不救。

招弟仔手頭哪有啥物冗剩錢，落尾，阿義仔就恁美滿姨來矣，美滿姨是招弟仔的姊妹仔伴，出比市價閣較好的價數來鬥相共。隔兩工，厝地就賣予美滿姨矣。

閣落尾，個兄妹仔三工兩工就轉來愛招弟仔鬥相共。一直到招弟仔過身一禮拜前，個閣相連繼轉來咒誓這改是上尾一改，愛招弟仔提錢出來。

彼時，招弟仔共郵局的簿仔提予個看，阿月仔佇邊仔才看著錢額的出入攞記甲清清楚楚，毋過，口座內已經無錢矣。

閣來，個兄妹仔就無閣轉來矣，一直到招弟仔雄雄昏去，阿月仔敲電話叫個轉來看上尾一面，個才閣出現。

看個攏無講話，阿月仔繼續講，「美滿姨是看佇阿母的面子才俗俗仔稅阮一個月一萬箍。彼時阿忠仔走，我就應該愛離開矣，是想欲照顧阿母才留落來的。這馬阿母走矣，這個厝賠我一个，我閣留落來嘛無意思矣。」

阿月仔的話合情合理，阿義仔恰阿珠仔嘛無話通講。

「我是咧想講，到阿母對年進前，逐個月的初一十五攏愛有人攢轉來拜，恁敢有人會當……」

阿月仔的話閣猶未講煞，阿義仔就隨講，「欲按怎，恁才閣共我講。」

阿義仔越頭就做伊走矣。阿珠仔看伊走，煞嘛隨綴出去，那講，「大嫂，你到時才閣敲予我。」

個兄妹仔的態度，阿月仔一點仔都袂意外。伊只是幌頭，毋過，尾仔煞笑矣，伊嘛毋知是咧笑個，抑是咧笑家己ná會想欲向望個。

。 。 。

逐個月的初一十五，攏是阿月仔款轉來拜。這個月嘛全款。毋是伊無敲電話予阿義仔恰阿珠仔，是個攏講無閒。是講，有按呢的結果，嘛是伊料想會到的。

不而過，今仔日，阿月仔的心情恰進前無款，伊特別輕鬆。因為透早旺仔共伊講，「賊仔掠著矣！」

遮爾仔好的消息，趁今仔日轉來拜拜，伊一定愛共個阿母——招弟仔講。

招弟仔出山到今，嘛已經兩個外月矣。

阿月仔足緊就佇隔壁庄揣著一間公寓，價數拄好予伊負擔會起，伊就共稅落來，無佬久，伊就搬出去矣，毋過，初一十五伊攏會轉來，有當時仔想著嘛會轉來沃水、挽菜抑是剷草仔。欲轉去的時，伊就會幹去美滿姨個兜，共挽的菜送予個。伊真感謝美滿姨會當閣共厝地俗俗仔稅伊，一直到招弟仔對年。

無躊佇遮矣，轉來嘛有足濟工課愛做。像今仔日，伊毋但欲拜拜niâ，閣刁工載一袋肥料欲共a-bú-khòo-lah沃肥，就算明年已經欲共厝還美滿姨，伊嘛希望明年的a-bú-khòo-lah會當豐收。

共欲拜的物件先園上桌，阿月仔就行對厝後去，伊會記得閣有一粒a-bú-khòo-lah會當挽，伊拍算欲挽來拜。

今仔用鋤頭剷a-bú-khòo-lah樹跤的草仔，厝邊的水雞嬭就對低低的牆仔探頭過來。「阿月仔，你實在足有心，閣定定轉來咧款這間厝。」

「我只是拄好愛轉來拜拜，繼手啦！」阿月仔講。

水雞嬭閣恰阿月仔講一睏仔話了後，才綴個兜彼隻會賴賴趨的土狗仔走。

阿月仔先共規袋的肥料提來園a-bú-khòo-lah樹跤，才閣換掘仔共邊仔用樹桎、樹葉仔漚的肥掘開。

漚的肥無濟，阿月仔煞愈掘愈深，落尾，伊的掘仔去掘著一包用烏色的塑膠囊仔包起來的物件。伊共彼包物件園入去伊繫來的袋仔了後，才閣共規袋的肥料倒入去和漚好的肥攪做伙。尾仔才共肥料分佻到三機a-bú-khòo-lah的樹跤。

代誌攞做好矣，阿月仔才提伊挽落來的上尾仔一粒a-bú-khòo-lah恰伊的袋仔入厝內。

彼粒a-bú-khòo-lah厝上盤仔，就囡佇伊款轉來欲拜拜的物件邊仔。阿月仔才點香來拜。

「阿母，今仔日我欲共你講一个好消息。」阿月仔講，「旺仔來共我講，賊仔掠著矣。」

阿月仔真歡喜，閣繼續講，「我進前就共你講，a-bú-khòo-lah予人偷挽去，一定愛報警。你閣共我講，報警嘛無效，講報警加費氣的，無欲予我去報警。」

招弟仔過身前幾工，厝後彼三櫟a-bú-khòo-lah佇一暝工的時間就予人挽了了矣。阿月仔想欲去報警，毋過閣毋敢逆招弟仔的意，毋才無去報警。

一直到彼工旺仔來矣，伊才順繼予旺仔知影個的a-bú-khòo-lah嘛予人偷挽去的代誌。

「旺仔講，彼个賊仔欲偷挽隔壁庄的阿來仔伯的a-bú-khòo-lah，去予阿來仔伯掠著。」阿月仔擲香閣講，「伊偷挽傷濟所在矣，干焦會記得偷挽佗一坵田，煞記袂清楚每一坵田是啥物時陣偷挽的。」

「旺仔閣講，這個賊仔較講嘛毋願承認有偷提金仔，伊講『若有金仔通提遮好空，我曷著遐忝去偷挽a-bú-khòo-lah』。」

「旺仔閣共我講，阿義仔恰阿珠仔不時嘛咧敲電話去問，『敢掠著賊仔矣？』伊講，叫我才共個講，伊驚個聽著賊仔毋承認有偷金仔，會走去派出所拏，按呢會影響警察做工課。」

「是講，阿母，論真咱無人的金仔無去矣。顛倒是我無去足久的金仔閣轉來我的手裡矣。」阿月仔看向伊的袋仔，袋仔無關，內底有一个烏色的塑膠囊仔包起來的物件，予人看袂清內底是啥物。

阿月仔才閣看向招弟仔的神主牌仔，繼續講，「你會記得無？阿珠仔欲嫁彼時，你講你欲佻我參詳，想欲借我的嫁粧。你講遐的金仔被鍊、手指佻手環予阿珠仔做面子爾爾，以後你就會還我矣。」

「尾仔，你對阿珠仔遐提轉來矣，我揣你討幾若改，你煞攏揣別个藉口無欲還我。阿忠仔講，可能是你細漢的時散赤，才會想欲留金仔佇身軀邊。伊共我講，伊會拍拚趁錢，會買一套金仔送你，彼時你就會共金仔還我矣。」

「毋過，猶未等到彼工，伊就因為工課做傷忒，精神無好，下班閣想欲幹去買我愛食的肉圓，煞出車禍死矣。」

「落尾，阿義仔佻阿珠仔定定轉來討錢，我想，厝地都攏賣去矣，彼套金仔應該嘛早就賣掉去矣。」

「是我害你失去一个後生。我共家已講，我一定會替阿忠仔照顧你一世人。彼套金仔閣算啥咧！」

「我毋捌想過，有一工，我閣有機會看著彼套金仔。彼工已經暗矣，我半暝去便所，欲轉去房間的時，拄好經過你的房間，房間內的電火是開的，所以對窗仔門的縫嘛會當共房間內看甲足清楚，我本成當做是阿珠仔抑是阿義仔欲提啥物物件，結果煞聽著阿義仔的聲音。繼落來的代誌，毋免我講，阿母你佇天頂應該攏有khuàinn。」

阿月仔永遠會記得彼暝……

阿義仔講，「彼是阿母的金仔？」

阿珠仔隨講，「你嘛較細聲咧，是欲予大嫂聽著是無？」

阿月仔看對窗仔門縫去，就看著彼套金仔，就算遐爾久矣，伊嘛袂去認毋著——彼是伊的嫁粧。

「聽著是會當按怎？大兄都死遐久矣，伊曷無生囝，哪有資格分阿母的財產。」

「是按呢講無毋著啦！」阿珠仔講。

「你佇佗位揣著的？」

「阿母的暗厝啦！我向時捌看阿母提出來。」阿珠仔比房間內的桌櫃。

第一个厝仔已經予人提出來矣，閣有一个細細的盒仔園佇邊仔。

「想袂到阿母閣有遮的私奇。」阿義仔講。

「這馬金仔當好價，遮的金仔上無嘛價值咧二、三十萬。」阿珠仔講。

阿義仔煞講，「你偷偷仔來提，是毋是無想欲分我？」

「我……我哪有啦！我……我無確定阿母內底是毋是閣有園物件，當然嘛是家己先來看覓，有看著才閣共你講矣。」

「按呢就好！先園轉去啦！等阿母送出去，咱才來提出去。」阿義仔講。

彼暝，阿月仔閣倒轉去眠床頂就睏袂去矣。無佬久，外口就無啥物聲矣。阿月仔知影阿珠仔已經轉去伊的房間，阿義仔嘛應該去靈堂前的麗椅睏矣。

這馬是上尾仔的機會矣！

今仔按呢想，阿月仔就隨起來矣。伊無聲無說先對招弟仔的房間去，暗摸摸的房間，干焦厝外的路燈有一屑仔光線照入來，伊就靠這一屑仔光線，杳杳仔摸，摸一睏仔才共彼个暗厝提出來。

共金仔對暗厝提出來了後，閣共暗厝回轉去就簡單矣。阿月仔離開招弟仔的房間的時，房間內恰進前全款整齊。

金仔提轉來矣，阿月仔應該愛歡喜，彼暝煞睏袂去，隔工嘛袂清心，尾仔伊規氣閣趁阿義仔恰阿珠仔無注意，用塑膠橐仔共金仔包起來，共埋入去厝後的a-bú-khòo-lah邊仔，閣用一寡仔樹桎恰樹葉仔嵌仔頂面。

閣過兩工，阿義仔恰阿珠仔攏無發現金仔早就無佇暗厝矣。

阿月仔想想咧嘛毋著——金仔無去，哪有可能永遠袂予個發現。若是發現的時，招弟仔的房間還整齊，按呢個會按怎想？

敢會害個兄妹仔互相懷疑？

伊干焦想欲共家己的物件提轉來，無想欲害個兄妹仔拍歹感情。

伊需要「一个賊仔」。

彼工半暝，伊無聲無說去共招弟仔的房間反予亂，閣佇透早喝甲驚人毋知影。

就算無真正的賊仔，嘛愛予個當做有。這是阿月仔想著的辦法。

阿月仔當做個袂報警，親像招弟仔袂愛揣警察仝款。想袂到個隨報警矣。

阿月仔家已知知咧——阿義仔恰阿珠仔知影，就算金仔揣轉來矣，伊無囡仔所以嘛無彼个資格去分。閣再講，阿珠仔看起來若毋知遐的金仔原底是伊的。所以個根本毋驚阿月仔知影有金仔的代誌。

閣較趣味的是，個可能嘛想講，阿月仔恰招弟仔躊遐久矣，若是欲挈金仔早就挈矣，毋免等到這馬，所以個嘛袂想對阿月仔遐去。

阿月仔共拜的物件收好，才共伊的袋仔揸起來，包佇塑膠橐仔內底的金仔無伊想的遐爾仔重。

伊行出大門的時，日頭當iām。

伊擰頭想欲看天，目睷煞褙袂開，擰手想欲聞日，煞感覺啥物都聞無。

「若硬欲講有賊仔，愛講是siáng咧？」伊問天。

無人共應。

毋過，答案，敢若嘛無遐爾仔重要矣。

註解

1. 有的所在講「a-bú-kha-lòo」，華語的「酪梨」。
2. 有的所在講「大厝起」，華語的「三合院」。